第二卷

人海燈

半月刊

第六期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每逢一日十五日刊行

偶然想到

大平

記得金山霜亭和尚曾說過「學向不與政治同」的話，意思是說學僧仍只知捧書本，咬文嚼字，至于當家接衆，權量出入，未有不精糙者。起初我並不讚成這話，以爲學僧能將捧書本的工夫移用到做事上去，亦未必幹不好，兩方所走的道路不同，以此來看輕學僧那是太嫌「那個」的。

最近接到由學僧而當家的一位浙江朋友來信幾半滿紙血淚，說作事如何困難，如何使人灰心，有時恨不得投河自殺云云。我參不透其中奧妙，最先只用「練習便得」的尺去測量他，以爲當家好久，上有退居方丈，何以會那末困難？想了半天，我忽然開悟般的明白了。

第一，我那位朋友是住過幾家天叢林的，多少還有點禪和子所寶貴的東西——道心，現代這年頭是不需要這古舊東西的，你既生得歪頭歪腦，做事便會橫衝直撞，毫不顧及別人的臉子，這樣，縱是菩薩心，別人也會給你栽幾個缺落門牙的大觔斗，會做事云云者，要有翻手作雲覆作雨的本領和狠心，否則老老實實你會吃了苦無處喊冤　暗地里還有人罵你是飯桶！

寫到這里有人說：「你怎的叫人丟去道心，罪過之極！」是的，不錯，我底結論還不會寫出請耐心看下去：——

話雖是那末說，還有點小分別，人有遠近高低眼光的，有的只顧目前，所以，無道心有天才做事的結果，眼前也落得快活一下，將來則艱難說。深恩遠慮顧到後步的人呢，則苦水後多少總有點甜頭的。這是兩條路，隨人揀着走的，我那位朋友曾聽過幾大教，我要勸他先從這小處修一點忍辱波羅蜜！

我個人呢，道種未種，又沒有天才，（雖然未曾沒有做事的機會），只有死心塌地讀一點經論和念佛消災！

二，一二，苦雨中。

其次，關于做事的天才，有的人們本無所謂道心，可憎根本不知從何做起？有的則頭腦敏活看了人家眉毛一皺便預想到那是在打什末主意，我底那位朋友練習有餘，可恨前生少修，不能帶一點做事的天才來，所以練習了幾年，築頭築腦絲毫未改，如是稍種福田的話，混了這許多時，應該多少知道一些做事秘訣，何致喝這末多的苦水和懷着要投河自戕呢？

目錄

偶然想到　大平
在佛教現狀之下學僧應有之精神　大醒
佛學問題錄（上）　智嚴
讀了傳戒的通戒以後　心聲
殊勝大師之我評　隆祥
香港印象　遙一
異類法緣記　震華
佛教新聞　記者
編完以後　編者

處在佛教現狀之下學僧應有的精神

大醒

——答寒慄——

沒有曾過面的同參寒慄：

接到你四張紙密密細字的一封長信，先看到你的署名，你信中的內容，我已經猜透了幾分了。我很慚愧！年來因爲事情忙，在時間上抽不出工夫來和同參道友們多通信，常常接到大家的信，一次兩次三次，都不去回信的也有，眞對不起友誼了！你的來信，一擱又擱了一月多了，今天檢點各方來信，第二次收到你的信，覺得你那樣的誠摯，甚至說到「未聽過你課的學生」，良心上不容我不回答你一些話。恐怕直接寄信給你，會因寫的別號不能收到，特借人海燈寶貴的篇幅結我們一次緣吧。

同參！你對於不滿意你現在所處的一個道場，覺得好像什麼都不如你的意，在你來信上一千字中有七八百字都表現了你的煩惱。其實，這可不必！你要知道你所住的一個道場，就我從許多道友的來信中知道的現狀，還算不差；辦事的人和講教的人，也都不差是兩年前的人。至於其他如你來信所云，則非我所敢知，亦非我所願聞。「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做過學僧，我深深感覺得學僧求學之苦。但我很慚愧，雖說辦過五年僧教育的事，一心想能了解學僧之苦境，設盡了種種方法，都也不曾有一點利益給學僧，這是在我個人辦理僧教育方面的話。至於道場，實在并不會專負人，只有人辜負了道場！現在，你既然在一個道場求法，最要的應該認清你爲的是「求法」，除求法外可以什麼都不管。印光法師住在普陀山法雨寺的藏經樓上二三十年，法雨寺的方丈實在是吸鴉片的，其餘的僧衆修行的，念佛的，化緣的，打混的，與他都沒干係，而印光法師現在却成了中國淨土宗的唯一導師！我們做學僧的，處在佛教的現狀之下，應該要有這種精神！你看是不是？

中國的僧教育，誠如你來信所言：「中國佛學院不講要牠一日一日地發展擴大，就是要牠能够持守常態，也就是佛教中的紅蓮了。」不錯，這是經驗之談，這是對於僧教育觀察很深透的發現。我所得的僧教育的經驗，也正是這樣的感想：你既然感覺到這層，那末，你對於你所處的道場，可以萬事忍耐，正不必因什麼而生起煩惱，使身心上感受不安，反要防得道業之進修！同參！你要知道：在佛教的現狀之下，做學僧的人，實有萬般之苦：道場設備不完備，圖書不多，師資不十分廣博通達，而且不多，待遇不能十分滿學僧的意，一切規矩儀式不能合法適可而止。學僧處在這種境地，似乎滿肚皮只是煩惱！然而我們要是作退一步想：叢林中的一切弊制，整個佛寺中間的種種不能睜眼看的事，甚且連便我們想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的地方都沒有。那末，同參！你就可以將就的過下去了！

至於你說的那個道場將成爲小學咧，子孫派咧，同參！

那你可以不必去管牠！你讀你自己的書，你做你自己的功課，各人吃飯各人飽。你要曉得：現在僧教育不過繼在還魂時代；叢林中辦僧教育，已屬甚難希有。而「方丈」的威權，還繼續存在；一朝天子萬重臣，職事僧衆只有聽話的分兒。這在一般的叢林佛寺的習慣是如此，你所住的那個道場當然也不能例外。你能想到這里，也就會坦然了！

你要我指導你，不是說客氣話，我的確是一個苦惱粥飯僧，現在總想要從初等小學僧做起，自忖我自己的學力不但不能指導人，就是隨筆寫些文章，也不過表示我對於佛教尚有一顆未冷的心而已矣。我們做學僧的，我覺得祇有靠自己向前努力；古來許多祖師高僧，他們的成就，他們也并不曾有什麽眞正的僧教育道場給予他們多大的幫助，多半都是靠的自己；處在佛教現況之下的學僧，我們應該要有此種精神！

在此，祝你安心！

智嚴

大醒。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佛學問題錄（上）

一修幻與證眞

不幸的無明衆生　由于無始不覺　堅執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爲實，於中造作幻因；遭受幻果，迷淪生死，輪迴六道，是誠大可憐憫者！所以佛垂方便　悲智雙運，導衆迷歸大覺之路，令人修幻證眞，但幻既是幻，如何可修？既以幻修，如何證眞？

懺悔罪經云：罪從因緣生，還從因緣滅。因緣生法，皆是幻有，罪亦因緣所生，幻心造業所致，故欲滅此幻罪，還當以幻心修幻對治爲因緣，幻罪方得滅也。俗語云：解鈴還須繫鈴人！正是業從幻生，還從幻滅之意。所以必須以幻修幻，方可證眞，眞從幻起，非幻是幻；然雖非幻，而可覓眞。圓覺經云雖幻即覺，亦緣漸次。此即說明：離去幻已，即見眞覺；非離去幻已而有漸次修行法門於幻外顯眞也。譬如明鏡蒙垢，去一分垢，顯一分明，去全分垢，顯全分明，除垢即顯明，非除垢已而別有法門顯明也。此亦如是：修幻即證眞，非修幻已而別有法門證眞也。

不過所要認清者：以幻修幻之功用，非即是眞，彼不過是顯眞之工具耳，眞既顯已，自當離幻；如乘筏渡河，既得渡已，筏當捨離！然而末世有情，智根淺薄，雖知修幻，不悉離幻，如蚕吐絲自縛，迷于幻見；所以佛在圓覺經上教衆生離幻的一段妙文，不可不知：經云：『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雖遠雖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諸幻離盡，不入斷滅！』

從這里可以看出離幻之難，必須離之又離，至無所離，方名離幻，而幻雖離盡不入斷滅，就是離幻即顯眞，修幻即證眞之意也。所以修陀羅教，如標月指，執指數月，是凶大

墜，迷幻爲眞，亦是大失。如是而論：幻眞之義不可不注意也：——

幻者，非實有義。既非實有，自當遠離；世間一切生滅諸法皆是幻也。然既了知幻非自故，亦無幻可離；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所以行者當知：知幻卽離；但亦知離幻不覺幾也！

眞者，不思議義。既不思議，自不能以流轉幻滅之心而思議也，譬如舟行岸移；以幻心思眞，此眞仍幻；故曰眞不思議也。但吾人果能息滅一切幻想幻行，則卽境不假功用自然現前矣。總之眞非可以言說思量形其萬一，要唯吾人親證之耳！

二在世修與離世修

在究竟圓滿的佛理上講來：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若也會得了是一諦，何有在世與離世之分？不過久爲六賊所圍，而欲所迷的無明有情，一旦看破情欲了然出家已，而想他能處汚泥而不染的在世修行時，那恐怕很難吧？

充滿着肉的市場，銅的都會裡：五光十色，異樣化頭，如果沒有十足的足功夫底和尙住在那里，鮮有不爲之目眩神迷，受其所轉，此卽以釋尊在時，即諄諄勸比丘離憒鬧處，住阿蘭若也。

所以切實的講來：沒有克服環境的力量與深入佛法底和尙，最好還是謹愼小心地離開濁世埋在深山中自了自，自了後，再出來了他，也不爲遲。

不過從另一方面講來：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似乎自了自後而了他的做法，有點嫌自私吧？比方說：你知道佛法是可以解衆痛苦獲得極樂的好法門了，你一聲不響地躲到山裡去苦修，在你固然是寧可自在了，可是餘你以外的無量有情，誰个作他們迷途的導師？緣何得知佛法？縱使你自了後去指引他們時，他們已作了無量的惡業，或已墜入阿鼻無能得聞佛法了，那是伊誰之咎？恐怕你也難免負自坐視不救之責吧？如果你初知佛法時，便廣白大衆，自利利他，是何等的好呢？

所以究竟的切實的講來：還是一方面自修，一方而利他爲妙，須知利他卽是增長自家功德！實卽利自也。既然談到利他，當然就不能躲在人迹罕到的深山窮谷中，非請到喧囂擾動的塵世中不可了，在這里，應當注意自家的力量够不够，力量不够時，再審度自家的心純眞不純眞，是不是發的無染的大悲心，如果心力俱足，當可自在持化，或力不足而心足時，那也可以，所謂居心無愧，可對三世諸佛，縱有措置失所，於戒無碍。若心力俱不足，徒以空言欺人，未得謂得，是非獨不能利他，亦不能自利而終入地獄也。

尤其是在今日動的社會之下，更不容佛徒躲在深山中自了，亦不容佛徒在世中空言的自利利他了。我們佛徒爲救世利己起見，似應有徹底的覺悟與改革吧？覺悟的現在很多改革却還沒見到，我們希望先進的僧伽與青年的同志，注重在在世修的改革爲要吧！

揚善半月刊

宣揚善德　發闡佛理　研究道學

月出二冊　全年連郵五角　優待慈善團體減收四角

歡迎試閱附二分卽寄　上海邑廟豫園路翼化善堂書局

揚善半月刊社啓

讀了傳戒的通告以後

心聲

靠着大悲殿的左邊廊下的客廳壁上，貼着好幾張黃紙黑字的通告，每天雖打從牠面前經過兩三次，起初以爲是甚麼地方請某法師講經的一類的通告；故沒有把它注意。

今天晚餐時早，特地跑到廊下經行，以作飯後的運動；順便看看那東廊壁上貼的幾張黃紙，到底是些什麼官樣的文章。——唉！糟糕！糟糕!!不看猶可，看了反惹些空自感傷的煩惱在肚皮里，覺得自尋煩惱的後悔了。

究竟我看了那幾張通告後所感傷的是些什麼呢？現在把那幾張通告先爲介紹；然後再談我所感傷的話。——三張黃紙的通告，雖是地點不同，可是牠們所通告的事實都是一種，一張是浙江天童寺的傳戒通告，一張是浙江普陀山普濟寺的明春傳戒，一張是江蘇常州清涼寺的傳授千佛大戒。

看罷這三張通告後的我，不禁爲佛教前途生出無量的感傷啊！眞同有三百尖利的矛來刺我的心一樣的難受呢!!

要不是喪心病狂的人，決不像我這樣以喜爲悲，生些無量的感傷；必定要對我們的釋迦老子頂禮膜拜慶祝他老人家至少又要添一千弟子了。（以三處計算，每處至少作三百算，恐怕還不止一千也說不定）空自感傷的我，爲什麼要如此所爲何來？

本來，住持佛教的根本，是在廣傳戒法，接引衆生，令初機的佛子，證登如來的寶室；這該是何等的大功德！誰敢厚非！然而，進一步來說：傳授戒法的人，應有何等樣兒的資格，才能勝任；而來受戒法的人，又要怎樣的資格，才算合法，記得楞嚴經中有這樣的兩段話，他說：

『若有末世，欲坐道場；先持比丘清淨禁戒，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沙門，以爲其師；（得戒和尙）若其不過，眞清淨僧；汝（受戒的人）戒律儀，必不成就！

阿難！若此比丘，（指受戒的人）本受戒師；（得戒和尙）及同會中，十比丘（三師七証）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是道場，多不成就！』

這是關于師戒，應具的資格，至於受戒的人的資格應怎樣呢？記得戒本中說的有這樣的幾條：

第一要六根具足！

第二要無國家的罪犯！

第三要聽父母的許可！

第四要年滿二十！

能够合乎這幾條條件，方才可以有做僧伽的資格了；若是就現時代的立場說，除了上面幾條外，還要有㈠深信因果，㈡對佛學有相當的的認識的這必具的兩條，方才可以做現代的僧伽了。

我們再看看現在眞能傳戒的地方，雖不敢抹煞一切，可是這三處對于上面戒師和戒弟子應具的條件，具不具足？我不敢担保！只有讓那三處自己去担任吧!?

再談到我國目前的狀況怎樣？我國現處此內憂外患的狀況下　各界的人們，誰個不感到生計的壓迫，沒有生路可走

·——假使佛教界開了這個什麼傳戒的門，那些「啾啾待哺」的國民，恐怕都要湧湧而來，擠破三門了。果眞，意思是本佛陀的無緣大慈（？），借此傳戒的名義而做方便；是爲救度目前啾啾待哺的一切人們，令他們各個解決飯碗問題（？）。與其是這樣　不如解囊自己的荷包　破一點鈔票來設個賑濟會，救濟災民　還痛快些；還能收到眞實利人的名聞了！

傳戒的長老們，你們自己盤思腿子來返照一下，看看你們所以要傳戒的出發點，是否從你們的清淨無染的無緣大悲的心海中流出來的，即令是的，也要觀察目前的時局，是否非需要傳戒不可，那末，才於己於人於佛教沒有過失了。

若是夾雜名利的念頭，外飾以宏傳戒法，普度衆生（？）的招牌；內實以借此一舉，以作吸錢的工具，不問其爲戒師的資格合否？弟子的條件具否？只圖這一時的熱鬧，飽吸信施的金錢；也不問對佛教前途有沒有影響，對你們自己的良心上有沒有責罰！若是這樣的蠢幹瞎幹的幹得去，恐怕地獄的果，任憑你們有多大的神變，也怕逃不脫了！

傳戒的長老們　你們覺悟吧！中國目前是怎樣的狀況，中國佛教的目前又是怎樣的狀況，——中國目前的狀況，雖是現在處此內憂外患的境地，但這是過渡期間，它的目標，是向着三民主義極新的途徑上進發的，將來有個新中國的生命產生的咧！

中國既變成新中國，那末，我們的佛教呢？——佛教的教理，本來是個內延外包圓融無碍的學說，它的本身，無論在任何時代，是沒有問題發生的，越是科學發達，文明前進的時代，而它（佛教）的精神越發昌明，既然佛教有這樣高深的教理，那我們還慫什麼呢？佛教的教理，固然是好；可是，佛教的教理，是全靠在舉行佛教住持佛教的僧伽來担任宣傳的使命的，所以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了。

舉行佛教，住持佛教的僧伽，是否要有認識佛教教理的職責？要認識佛教教理，是否要從研究下手？研究佛教教理的地方，是否要積極地創辦佛學校？因有了佛學校，然後才有研究的僧伽，有了認識佛教的僧伽，方能盡其奉行佛教，住持佛教的聯責哩！有了盡其職責的僧伽，方才可以適應未來新中國的環境呢！

這樣說來，辦理佛教教育是目前唯一的要務！

我們舉眼看一看，那一家叢林，不是住了數百衆，這數百衆中的僧伽，有幾個能澈底了解佛教？說句不中聽的話，恐怕連你們自任了不得的所謂長老們，又有幾個能澈底了解佛教呢？不說是澈底了解的話，恐怕連佛教普遍的常識能够知道的也沒有幾個咧！——我現在且引一個極可笑的故事，給你們聽吧：

「從前有位居士，請教於□□寺的長老的十二部的名稱，那位聰明的長老，毫不遲疑的滔滔不絕的扳着手指答道：十二部吧！這個不知道！一，華嚴經啊！二，法華經啊！三，楞嚴經啊！……十二，藥師經啊！那位居士聽能長老的開示冷笑道：若是像長老這樣的說法，那又何止十二部呢……？」

這個故事，是不是沒有受過佛教教育所惹出來的大笑話呢！雖然不敢拿這位長老來比擬現在的住持長老們，可是，

我要問一句，現在的長老們，有幾位不像這位長老呢？現在的僧衆們，又有幾個不像這位長老呢？

假使現在的個個長老，個個僧衆，都是超過這位逝十二部的名稱不知道的長老，可以說僧教育不急需辦了，否則，辦可從緩!!現在聽的長老們，請你們想想看傳戒與僧教育在目前誰爲刻不從緩的要務呢!?

二三，十，二一，寫於南江雲水堂。

曼殊大師之我評

隆祥

我曾經在申報自由談上，看到某君的一篇大作，他說只相信兩個和尚；這兩個和尚是誰？就是當代的佛教新運動領袖太虛大師和距今十六年前的一位絕世聰明富有天才的文學家美術家的曼殊大師。曼殊大師以高尚浪漫的態度，很受社會一般青年熱烈的崇拜與同情，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社會上早有定評。乎于胡適博士批評他的作品，是鴛鴦蝴蝶派和戴傳賢先生的『我還記得死朋友當中有一個蘇玄瑛，這個人是我所不願學同時也是我所不能學的一個人。他的性情，也很超絕一切的去處，但到底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結晶。就超生活一面看，他也是一類中的俊秀，却是在生活裡面看到他到是一個累世的人。這樣人，高而不崇，純而不潔，於我個人可稱爲良友，於社會絕不能不說是贅疣』。的批評是否是人師蓋棺後的定論？還請讀者自己去評判，不是我的力量和學識所做到的，同時，也不是我要所說的；我所說的是關於大師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功罪，這問題，很少有人來討論過，就是關於大師一生的著作，以佛教徒眼光來批評他的也不曾有過。（佛教評論第一卷第三號中慧雲爲法師發表了一篇「曼殊大師生平思想之我觀」但很簡略）我很冒昧地來寫這篇文章，不敢說是批評，更不敢說是代表全體僧伽來講的，從大師思想著作裡面來檢討他是否是一個純正的佛教徒或是一個光頭俗漢？這便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對於不對，還請同志們加以嚴正的指導。

誰都知到的曼殊大師是一個極端浪漫者，時而僧裝，時而俗裝，不受任何拘束的，一般腦筋簡單和尚批評他：對於佛教不但沒有功勞而是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在腦筋新一點的人批評他對於佛教沒有貢獻，以爲能以他那樣的天才和能力，用來改造佛教，是毫不費事的。這兩種批評，前者過於武斷，後者稍有一點理由，但還沒有說到痛癢的地方，現在把我的意思寫在下面：——

我們要知到一個人的思想，完全以當時的環境爲背景，他的行爲和寫出來作品也就是當時的生活環境的反映，在他自傳的飄鴻零雁記中有這樣的一段歎詞：「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眞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煢煢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綿，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恒結凝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飄零，至於斯極耶

？於此我們就可以知到大師當時境遇是何等的難堪，幼時受了一種難言之痛的刺激，友人問他的人生觀，也只有以「難言之痛」的四字來回答。因此覺得「生的無趣」與「世界苦惱」，世上一切的一切，都是虛妄幻化不實的，到處是掛着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到了二十歲時，就實行做了和尚，這大概不是盲目的出家吧？至於他出了家以後，跑到中國、跑到日本，……等等的地方，他完全是抱着「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的思想，他有一首詩說：「牛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鷗零二十年，饑靈愉禪空色相，悉芭湖畔枕經眠。」在這一首詩中，就可以知到他當時看破世間一切虛榮色相的境界的程度了。又詩云：「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於此又可以知到大師是一個純正僧伽的思想。有人講他不該在上海與一班文人爲伍，這話根本不通，宋時的佛印禪師曾與蘇東坡這一類的文人結交，元世祖時候的劉秉忠，也是一位禪師，參加政事三十餘年，在佛教史上能沒有他的位置嗎？大師富有革命愛國的思想，在他文章裡處處可以證明的，如嗚呼廣東人一文裡面「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我想這般說，我廣東人何其這樣該死，豈我廣東人生來就是這般亡國之種麼？……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廣東人曰：「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我廣東不亡則已，一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裏。」……嗚呼！各國以商而亡人國，我國以商而先亡己國　你看中國尚可爲嗎？你看我廣東人的命尚可這賤？吾思及此，吾淚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又有討袁宣言……嗚呼！納等臨贈故國，可勝愴惻！自民國創造，獨夫袁氏，作孽作惡；迄今一年。擅屠擅刀，殺人如草，國賊鬼鬼，無帝可訴。諸生牛等，殺人者抵，人討未伸，天殛不道。況辱國失地，蒙邊夷亡，四維不張，奸究充斥。上蹈碧落，下極黃泉，新帝共和，固不知今眞安在也？獨夫禍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發。普國以內，同起伐罪之師。納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爲元兇，不恤兵連禍酷，塗炭生靈，即納等雖以言習靜爲懺，亦痛起而衛爾之魄！爾諦聽之！」

由此我們知道，師一富有愛國愛民的思想，拿佛教徒的眼光來看，即是大乘菩薩的心腸，如他一首還詩云「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不是可以證明了嗎？我們現在不但不來讚揚他的大乘救世精神，反而毀謗加他一個不好的罪名，於心何忍？還有一般知見狹小的人，說甚麼是一個還過俗賭賽子吃葷酒的俗漢，不能稱做爲一個佛教徒。我心里眞有些不服，不得不來辯駁一下　他與朋友通信云……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疎嬾，安敢厠身世間法耶？……與何震生通信中亦有幾句：「東來發病三次，名醫不能多吃，只有蠶子吾即不忍食之。……在斷鴻零記中臨別寫給靜子的一封信：

靜姊賜次：

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實二戒俱定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般渥，高義千雲，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遺世有難言之恫，

又胡忍以騰飢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剎剎，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貧我殘生，夫復何云？倏忽離家，未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弱飯加衣，即所以憐兒也。

幼弟三郎含淚頂禮。

我們在他們這幾封信中可以斷定他是一個純正的佛教徒，並且很嚴持戒條，他的浪漫態度，在佛教就是解脫，如古來的一位最有趣的濟公和尚 你說他犯戒嗎？不過各有各的思想不同，大師這種卓越解脫的超人思想誰都比不上的，我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們說大師行爲浪漫則可，如說不是純正佛教徒則不可，這是讀過大師的作品人，應該了解的一點。

有人這樣的來問我：曼殊是 個純正的佛教徒，他對於教佛 什麼意識相貢獻呢？我在未答之先，要反問他一句，現今佛教中領袖對於佛教的貢獻在那裡呢？我們先要知到那佛教的情形 怎樣，那時佛教還是閉關時代的佛教，一班僧伽還是士，世襲的頭腦墨守陳規 飯來張口，茶來伸手，個大字 識，只知到腿子一盤，像木偶一般 什麼事都不管應赴齋儀的，只知到「心頂禮」「唵唖吽」，找幾角錢 天的代價。問道佛名何解？法是何義？便啞口無言，你教曼殊大師對佛教要怎樣的貢獻呢？在大師的心裡未嘗不要在佛教做一翻驚天動地的事業，方不負出家的 翻苦心 而那時的政治沒有上軌道 毀廟逐僧時有所聞，想替佛教革命，孤掌難鳴；大師只有日悲自悼而已！現在我們把大師「做舍十方佛弟子啓」的一段文，把它引在下面：——

自迦葉摩騰東流像法，訖今千八百年。由漢至唐，風流鄉壞，兩宋以降，轉益衰微。今日乃有毀壞招提故蹤學堂之事。窃聞海內白衣長者，提倡僧學，畧有數人。以此抵罰宰官，寧非利器。然猶有未懺者。法門敗壞，不在外緣，而在內因。今茲戒律清嚴禪誦堅定者，誠有其人。而皆僻處茅菴，不遑僧次。自餘闔者，惟有金山高旻寶華鎮元，人無異議。其他剎土 率與城市相違。一近俗居 染污便起。或有裸居茶寮，拈賭骨牌，聚觀優戲，鈎牽母邑。碎雜小寺，時聞其風。叢林軌範雖存，已多弛緩。不事奢摩靜慮，而惟終日安居。不聞說法講經，而務爲人禮懺。囑累正法，則專計貨財。（此弊廣東最甚。其餘雖少，亦不求行證，惟取長於世法而已。）爭取緣衣 則積生矛戟。馳情於供養，役形於利衰。爲人輕賤，亦已宜矣。復有趨逐炎涼，情鍾勢利。說云護法，須顧人王。相彼染心 實爲利已。既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偷之殃咎，實由自取。詳夫禮懺之法，雖起佛門。要爲廣說四諦八正道等，令自開悟。豈須廣建境場，聚徒諷誦？昔迦毛虐殺安息國人，自知滅後當墮地獄。馬鳴菩薩，以八地聖僧。爲之禮懺，但得罪障微薄，尚墮龍身。豈況六通未具，四禪猶闕，唐持咒語，何補秋毫。此方誌公智者，雖作懺儀。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若在凡僧，何益之有？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

者乎！應赴之證，古末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死入地獄。至梁武帝時，致夢於帝，乞所以救拔之方。帝覺，求諸誌公。公曰：「聞大藏中有水陸儀文一卷，若得之，如法行持，可以濟拔。」於是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凡一切善法所應行者悉行之。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昔佛在世時，爲法施生，以法教化衆生。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一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從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賒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

然佛門戒範雖多，塗，今者對治之方，宜斷三事：一者褻慢，二者付法，三者趨炎。第一斷者，無販法名。第二斷者，無諍訟名，第三斷者，無猥鄙名。能行斯義，庶我薄伽梵教，無泯將來……陳此區區。無補毫末。亦謂應時便用，切要在茲。若十方大德，恕其狂愚，加以採錄。挽回末法，或在斯言。若其不：爾便恐智日永沈！佛光乍滅。雖有千百法琳，恒沙智實。亦無能爲役矣。

它署引懸段於下：——

……自餘以僧尼薄行，籍沒寺產者，所在見告。亦有豪強武斷　末學諱時，託事營私，規爲己利。然非證見獎人，何以得此？竊謂勑建以外，繫屬十方，爲衆生所公有，豈得抑勒歸官　恣意改作。僧徒非姦，自有刑憲，爰書論罪，事在一人。所住招提，本作彼僧私產，何當株連蔓引，罪及屋烏？必若全寺皆污，宜令有司覈遣，所存贖利，猶當別請住持。今則緣彼罪愆，利其土地。夫處分贓吏，但有籍其家資，未聞毀其官署。佛寺既非私有，比例可知。蹊田奪牛，依何典法。竊覩諸君徵意，蓋有先伏膏肓者，今以三科分辯。第一謂宗教當廢者。經紀人倫，須憑常識。禪修梵行，無益生民。此自法家恒語，不勞辯論。然則景教流行，已徧方域。禱祠上帝，廣說生天。理絕常區，豈爲務民之義？若云摩西十戒，厚俗之才。佛家亦有五戒四無量等，徧及蒸黎，足資風教。此則塵垢秕康，陶鑄堯舜，豈專冥心物外，高語無生而已？若謂禁遮匹偶，人道將弱。寧知羅馬宗教，神父亦無妻室。佛制四衆，居士並於比丘。斯則去髮染衣，例同神父。隨俗雅化，如彼信徒。一則軌範所存，一則隨機利見。自宋士行出家而後，訖今千六百年。未聞震旦齊民，戶口有減。……

昔三武廢僧，其臣皆文章經國。諸君自視，清風領袖，能望崔浩蘇威李德裕否？正使三武復生，恐廢黜者不在佛教也。第三謂佛法無用者。寂滅無生，本非世諦。高談哲理，語不經邦。斯亦常人所恨，無足致怪。且論今

日空談之學，可一切廢絕耶？……又云：印度衰亡咎由佛教。夫國政治，理不永存。縱令佛法不興，何與存亡之數？又自戒日以前，（戒日王卽唐書所謂尸羅逸多）。印度亦能自保。後遭分裂，乃在佛法廢絕之年。歷史俱存，豈得隨意顚倒？……隋唐隆法之時，國威方盛。宋明輕佛之世，兵力轉裏。至於六代分崩，離爲南北。雖則中原勢張，江右氣弱，華夷內外，幷是奉佛之民。則此像法流行，無虧士氣等矣。……陳此區區，言非納牖。諸君亮其戇直，倘可施行。必若高樹見幢。情存憎怨。爲法受斫，亦所不辭。若夫勸宗門，指陳邪正，旣有專函，此不更述。

我們在他這兩篇之中，就可以窺見大師對於佛教的熱心了。大師時時刻刻希望佛教發展，與友通信云：……此處教務均已安備，現向鎭江揚州諸大剎，招還僧侶，想下月初可開課，教授漢支聞是李曉敎先生，講經卽仁老也。（卽石埭楊仁山居士）看二三年後，僧衆始能精進，卽證日本印度留習梵章，佛日重輝，或賴此耳。……曼於此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十餘，道體堅固，聲音宏亮，今日講保我佛像光如晚曦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

我們從上面這點看來，不能說大師對於佛教沒有認識吧？假使大師對於佛教沒有相當的認識，在他著作中和朋友通信中，怎能把佛教衰敗的原因和怎樣才可以復興的，由指出呢？事實勝於雄辯，要是以一個門外漢能把佛教衰敗的原因看清和改革的方針弄定，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改革佛教了，天下有這樣容易的事嗎？大師對於佛教著作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法顯佛國記……等等，不過現在失傳罷了。他的梵文典自序，現在編氏編輯大師的全集上，其他失傳的幾部著作，也是我們和尙的可憐，對於大師的著作沒有注重過啊！現在有許多和尙說大師在佛教殊無何等的地位，你看可憐不可憐呢？

唉！不是大師死了，我來替他鼓吹，實在的情形如此。又如大師對於佛教不但有深刻的認識，並且也感覺到行持的重要，如與徐忍茹書云：……僕昨得痢疾，今晨略愈，此後一心念佛，冀我佛加被來生耳。……在鄧慶初書中也有幾句……：卽江寺甚好，擬明歲於彼租小寮房習靜來生耳。……總而言之，大師是一個純正的佛教徒，雖沒有什麼大功勞，決不能把大師的名字抹煞過去，批評大師不是佛教徒，說是大逆不道的罪人的人，應當趕快的懺悔，以免沉淪之苦！

唉！大師是已經死了，還要我來嚕嚕囌囌的做什麼呢？不過請幾句公話，希望我們同道注意，同時還望大師乘願再來，繼續那時的志願，我們青年同志，個個要仿效大師的志願來替佛教做一番事業，方不負大師對於佛教的一番苦心！

一三，十一，二三，寫於閩院自修室

以一個和尙的身份對曼殊講話的人委實太少了。近年柳亞子對于大師血統問題之精心研究，尤令我們慚愧無地，說他是佛教罪人，卽應依據其著作，思想，行爲，作公正理由之宣布，反之，亦應以同等的方法，估定其在近代佛教史上之地位。本文作者係閩院學僧，對大師之觀察，僅得其皮相，故所持理由缺點很多，然因其能代表一部分佛教青年的思想，才予爲修削刊出，我們很希望讀者提出相反的理由來討論，是非曲直，愈辯愈明，由此文作導火線，而能確定大師在近代佛教史上有無位置？這就是我們刊布這文的願望！

香港印象

通一

從香港歸來的那天，許多人問我此行印象怎樣？而在香港山頂和鶴法師遠眺海景時，他也曾笑着對我說：「這都是文章的資料。」兩年來的宿願既酬，應該留點痕跡，於是就追憶所及拉雜地寫成了這篇東西。

在動身的前一天，和同行的本森法師預先換好了港紙，幾件應用的零星物件，剛剛裝滿了一箱子。動身時，由我先去汕頭探聽船隻及買船票，我乘九點車到汕，先到佛教會找智誠法師，這天是陰歷望日，擠滿了一堂人在念普佛，接着又是說飯依，我足足枯守了兩小時，在智誠法師房間里。

飯後，承他先代購船票，兩點鐘時，本森法師便也到了，承智誠法師和又照同學乘划船送我們到源生輪上，這時統艙中已無空隙，向茶房買了一隻帆布牀，這才算有了坐的地方。開船不久，便開晚飯，托茶房燒了一碗素白菜，雖是只有幾片菜葉，而三毫已經花掉，這是睜着眼被敲竹槓。

我們舖位旁邊，有幾個從上海歸來的省城人，講的天花亂墜，涎沫四飛，閉目靜聽，只懂得三四分，到這時才覺補習過一月粵語實不應中途停止。

艙中原很暖，到了半夜忽然嫌冷，以棉袍當被蓋，仍抵擋不住，無法，只有起來盤腿而坐，天剛蒙明，便至甲板遠眺，這時船離香港還有數十里，電燈從很遠的地方發出了光，在海面蕩漾，像萬道金蛇，登心細賞，這眞是一幅描畫不出的天然畫圖！

船進了口了，太平山的爬山火車像一條蛇在向下游行，這時，甲板上的人比先前更多了，船還沒有靠碼頭，駁船已送上來了許多旅館招待和搬夫，船上突然嘈雜得振耳欲聾，我們收拾了零碎東西，才待上岸，我忽然想到車夫未必懂得我的話，用紙寫好了我們所要住的地點，果然，車夫看了一聲不響地便拉着走，過了跑馬地，問了幾次行路的人，才摸到了山光道，抬頭一看，那山腰之上一所黃瓦尖角宮殿式的東蓮覺苑便映入了我的眼簾了。

這兒，我該說一說東蓮覺苑的歷史和我來此寄宿的原因。

東蓮覺院是一女衆佛學機關，是何東爵紳夫人蓮覺居士發心獨資所建造的，建築費共十餘萬元，從動工到現在雖已年餘，而全部工程還沒有完成，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起初，何居士因爲中國佛教女衆信徒雖多只知念高王經和求籤求丹方，而于佛學眞義殊不了解，近來國內僧教機關雖已萌芽，而攝受女衆的只有武昌一兩處，華南佛教雖亦有昭蘇之象，而處在特殊環之下的香港的佛教女信衆竟沒有一所修學機關，於是在青山海雲關若辦了一個佛學研究社，專收尼衆及在家女信衆，請鎭江竹林佛學院院長鶴亭法師主持其事，鶴法師是僧教界前輩，早年卽從月霞法師願慈法師專究賢首五教之學，爲人態度謙和，諄諄然有長者風，他知道中國佛教當前的危機，非從教育方面下手則毋以救其危亡，於是，當他接任了竹林寺住持以後，便一聲不響地開辦佛學院，其時鎭江諸山多持異議，而他能毅然決然地直幹下去，七八年來

，已不知替佛教造就了許多基本人材，因爲靄法師是主張埋頭實幹不講空話的人，所以，竹林佛學院五個字並不曾飛揚到每一個學佛人的耳朵中去。到香港也兩三年了，也正因爲終日埋頭講學的原故，所以不曾與在香港的一般法師們相齊名。何居士想在香港辦一所永久的女衆佛學道場，在跑馬地搬建這所東蓮覺苑，兩月前，已將青山佛學研究社全部遷入，何居士在波士頓街所搬設寶覺女義學也同時遷入，將來東蓮覺苑由大衆中公推一位道德最優的比丘尼爲苑長，日常規定課程以外，早晚行持完全叢林化，國內國外，以個人財力所及而遠識者此肯發心做這種事的能有幾人啊？

個人從前曾在竹林佛學院讀過書，可算做是靄法師門下的一個劣性弟子，當未動身以前，即行先行申信要求要來打攪幾天，同行的本森法師，是法師的剃度弟子，年來同在嶺院服務，得其指助之處頗多，邀其同來，可謂兩得其便。

到了東蓮覺苑了。承靄法師殷勤招待，吃罷早餐，即承導觀全苑建設工程，學生宿舍在二樓苑長室對面，舖位分上下兩層，純用鐵架，堅固而又耐用。講堂在樓底韋馱殿右邊，左面即義學講堂，三層樓頂是圖書館，現已預約四庫備要，四庫之書珍本，影印砂磧宋藏各一套。靄法師說將來還要買一套萬有文庫，我底意思則以爲續藏與萬有文庫是同等重要，而四庫全書珍本和四部備要倒可以緩一步，因爲萬有文庫所包者廣新舊兼重，續藏之重要更不要說，現在學生程度尚淺，於專門古書尚沒有感覺到必要。原定佛經流通處在韋馱殿旁，一兩月後大約可以開張了，大殿佛龕雕飾精細，一時也很難成功的。

本日適逢拜日，義學全體學生來苑念佛，蓮覺居士在我們到後的一小時便由山頂公館來苑了，當我們吃飯時，他正領着百餘學生在念佛呢，我手裡捧着飯碗，心裡眞不知感到如何羞媿！

我們正吃飯時，何居士公館理事吳可鑑先生來了，這是何居士特地用電話招來領導我們遊覽各處的，先生年少英邁，頭腦新穎，對于佛教文字宣傳的方法，頗多創見，承對人海燈貢獻了許多意見，這是值得我們始終感佩的。

出街時已一點鐘，遠的地方來不及去，到商務中華看了一下，替人買了兩枝自來水筆。再到海邊，入華商總會圖參觀，因爲近來自己寫詩話之類的東西感到極濃厚的興趣，在圖書目錄上便專門注意這類的書　結果，竟發現有十幾種是我所不知道的，臨時借唐詩紀事一部坐看，可鑑先生也借了一部淮海集，唐詩紀事中原有僧詩一欄，我借來的只是上部八冊，沒有僧詩。其中常建題破山後禪院一首與唐詩三百首相差數字，當時曾用筆記下：——

，一、初日明高林，二、萬籟此都寂，三、但餘鐘磬音。可見前人著作，幾經削改，則無復知其廬山眞面目了。

看了一點鐘，坐電車回來時，天已昏黑，靄法師還正在待我們歸來共同晚餐，這眞令人耿耿不安的。晚間可鑑先生留宿在院，預備明天領我們遊沙田和青山一帶。

早晨，七點鐘便出發了，先渡海過九龍，乘展九路火車到沙田，離車站不遠，便看到了悅西法師閉關的西林寺了。我們原不相識，從人海燈文字因緣的結合，曾通過幾次信，所以這次特來拜訪，見面以後，談話時一點都不拘束。我們從香港佛化談起，僧教育界的近

況啦，個人讀書的心得啦，就這末談了一點多鐘。在西林寺午飯以後，再談了些我們同在××方面努力的話，於是便告辭了。乘車到荃灣，我原想到鹿野苑會同戒復庵大師的，到和平園，聽說該苑主人在做壽辰，賀客盈門，未便相擾，拆簡相招，等了一點鐘還沒有到，不能再等了，帶着了一股悵惘之意乘車去青山，先到海雲蘭若，這是寶覺佛學的舊址，因學社全部已遷入了新址東蓮覺院，現在只有一人看門，據說青山風景雖好，可惜瘴氣太深，體質稍弱者很容易生病，環山多是什末別墅精舍之類的建築物，住在這兒都是有幾分道心的，我認爲這是香港的佛化區域。

青山寺在半山之中，爬上去頗覺吃力，這是一間名過千實的叢林，我們去時，大殿上一位老修行在獨做晚課，齋堂空空如也，連棹櫈都沒有，大概平時是不過堂的，當我們從方丈室穿過後方丈樓上忽然探出一個頭來，但馬上又縮了回去，這算做什末呢？我看了有點好笑！

香港廟宇已是狠少，更莫談什末叢林了，這惟一無二的青山寺，既表現不出宗下的精神，即佛教普通宣傳的設備也沒有，我們固然知道這是中國佛教幾千年來所蛻化下來的軀殼，不是佛教眞精神寄托所在；可是，香港是遠東西人來去最頻繁的地方，西方原沒有大乘佛教，到了香港，除了看到一般尼姑掛牌應接佛事和着高跟鞋招搖過市以外，便是瞻仰青山佛化區域了，東方大乘佛教精神的就是這樣，那不眞够滑稽？這兒是中國政府力量所不及的地方，想到這里，心里便是一陣劇痛，唯願發心在香港努力宣傳的大德們，各盡其力的做一點實際事業，好讓人家知道青山寺一類的叢林只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種畸形病態，東方大乘佛教的眞精神從這兒是表現不出的啊！

這一點，算是我遊青山的感想。

（未完）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獼猴

唐軍宗大中八年，終南山初有一僧，結菴習定，一日有猴竊其伽黎衣，披而結坐，隨有羣猴，皆習定坐，有脫去者，今有五獼猴塔，至是宣宗御製贊曰：「嗟汝獼猴能入定，心猿不動幾千春？罷攀紅樹二多果，休弄碧潭孤月輪，雙眼已隨青嶂合，兩眉猶對百花顰，自從坐脫終南後，悟了浮生多少人！」（林間錄）

狐

唐江西百丈山懷海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俾脫狐身。」師曰：「汝問我。」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禮拜曰：「某甲既脫野狐身，遂住在山後，依亡僧之事例。」食後只見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拄杖指出一死狐，依法火葬之。（五燈會元三）

驢

宋淳化初，慈雲遵式法師，居寶雲講席，講四大經（法華涅槃維摩金光明經）積年，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而迺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

（潭津文集十二）

佛教新聞

記者

潮州

潮州慈佛教會自去年成立後，會址佈置已完全一新，近夢醒等寄居法師滯弘，師周覺空居士等趁年節時期聯袂赴黃岡滄海陽幫作普遍宣傳，各處善堂居士極為熱烈歡迎，此行結果殊佳云云。

△又訊▽ 嶺東佛學院自成立以來，迄今二載，刻為永久發展起見，特組設院董會，所維致者均為軍政學商各界名流，三水縣廖縣長鶴州，揭陽縣謝縣長鶴年均允許加入，刻所徵得者已近百名，約下月便可正式成立，此誠佛學界之福音也。

廈門

閩南佛學院自會覺法師担任教務主任後，各方往學者頗多，近日覺法師以病暫囑係暫辭去滬療養，至所遺教務主任由教職員中推選處理，從另方聘人尚未探悉，容續誌。

編完以後

編者

上一期發刊的時候，因我去香港，謂社長寄法師代印的，誰知又因篇幅關係，批評專號所剩下的稿子只排入了兩篇，心師除師的兩篇文章到本期才排出，又就擱了其他的幾篇文章，這真是抱憾不已的事。

最近，我們受到的稿件太多了，不知怎樣向各位作者道謝才好，可是小品雜感的文章佔大多數，這又使我們有點失望，希望作者們以後多賜一些佛學理論的佳構，——尤其是深入淺出的最通俗的——我們當儘先刊出，這要希望大家發心。

一個刊物編者的痛苦，非局外人所能知道，尤其是佛教刊物，其苦痛更非筆墨所能形容，各方來稿一多，既要分別性質而又要顧到作者的最小希望，——提前刊出，篇幅短小，橫豎總有個前後的，無法，只有原諒挨罵，心中難過時，想到：佛教作者太少，又沒啥酬，怎好得罪人？於是只好揉揉肚皮了事。

本刊同人為欲解決此種困難起見，為謀本刊永久發展起見，對于擴大本刊範圍已有解決辦法，將來如何擴充，篇幅增加若干頁？這，現在在繼續計劃進行中，至于具體辦法，最近幾期內我們便要宣佈的，請大家耐候着。

靜賢法師全集已付印了，各方追悼文字，都已分別編入，將來當按址寄贈各作者的，請放心，至于發售辦法，請看底頁通告！

本刊徵稿簡例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教文藝創作，翻譯，批評，通訊，文言白話皆所歡迎。
2. 投稿須繕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刊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3. 來稿刊載後，酌贈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得用筆名）
4. 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本刊定價表

預定時期	冊數	國內	國外
半年	十二冊	六角	一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冊	一元二角	二元四角

本刊廣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編輯發行 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

印刷 潮州乐字印務局

茲承

悅西法師捐助本刊印刷費港幣五元整
淨參大師捐助本刊印刷費國幣四元整
蔡吉堂居士捐助本刊印刷費國幣四元整
蘇慧純居士捐助本刊印刷費國幣四元整

特此誌謝

人海燈雜誌社敬啓

靜賢全集將出版 優待本誌讀者辦法

同人等費數月之辛勤，已將靜師生前全部著作編輯完竣，刻已付印，書用七等報紙精印，十六開本，極爲美觀。預計三月底可出齊，內容除靜師任各刊物所發表之文章及海潮詩集外，另自靜師所著因明綱要一卷，約五萬言，內容簡潔易解，用語體文註釋，誠研究佛學者不可缺之秘笈也。另選靜師與友人通信數十則，取其能代表靜師一生思想者。其他各方追悼文字，人海燈追悼專號中未載者亦已搜入。統計全書共數十萬言，定價只收印刷費大洋六角，本誌訂戶購該集者只收半價以示優待。本誌訂戶購該集預約收六月以前訂人海燈一年者亦同此例。單購該集預約收費四角，以四月底爲止，屆出即行寄奉，郵費奉送，如需掛號者須加掛費八分，本書只印一千本，欲購從速，庶免向隅！

人海燈！

本刊合訂本係由復刊號至廿四號合裝而成，內容包含三個特號，第五號爲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號，第十八十九廿合刊爲僧青年專號，第廿二爲追悼靜賢法師紀念號，餘如新舊書報之批評，佛學之理論，近代日文翻譯，詩歌，小說等，幾無美而不收！全書四十萬餘言，均係國內佛教僧青年前列作家之精心傑作，用上等書皮紙精印封面平裝一厚冊，置諸案頭，尤爲美觀。

定價一元二角、寄費另加、訂二卷全年、只收洋二元、寄費在內！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新遷 和興西街二十二號

◀上海佛學書局特約發行▶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眞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州花刻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						